

一束洁白素净的鲜花

——长篇报告文学《我心归处是东山·浙南机械工业先驱李毓蒙》后记

■胡晓霞

写完长篇报告文学《我心归处是东山·浙南机械工业先驱李毓蒙》，内心久久难以平静。

永远不会忘记，2023年4月3日中午12点32分，陈振清老师给我发来微信“胡老师，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夏海豹老师昨日因脑梗塞住进瑞祥监护中心。下午我和关杰去看看，不知情况如何。”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……想起夏老师近年来井喷式的创作：《致敬五星红旗·国旗设计者曾联松》《守望家山·浙南教育家金嵘轩》《瑞安正气歌》《清廉瑞安口述史》《浙江文史记忆·瑞安卷》……未曾料想，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，他来了个这样的急刹车！

此刻，窗外无尽的夜色一片柔软，黎明的风凉丝丝的，我们的书稿，也终于写到了该收束的部分，我知道，接下来该是告别，与我久久沉浸其中的一种情绪告别。记得我们刚接手李毓蒙先生题材的创作任务时，夏海豹老师就信心满满地对我说“李毓蒙的一生是艰难、辉煌、传奇的一生，本身就具有故事性。我们可以写好的！”

的确，从孩提时代，我便敬仰李毓蒙这位先贤。

小时候，我家住瑞安县市中心街交通局宿舍。当年市心街上，有两家弹棉花、做棉被的店，都与我家挨得很近。我经常看到店主们有时身上背个大木弓，用木槌不断敲打木弓上的筋绳，“咚咚咚——咚咚咚——”，棉絮满屋飞扬；有时一边脚踩弹棉机的踏板，一边嘴里哼着小曲儿，“甜蜜的歌儿——甜蜜的歌儿——飞满天啰喂——”，机箱下，则悠悠飘出一簇簇蓬蓬松松的白棉花。有一天，一家店主告诉我：“这弹棉机，是一个叫李毓蒙的瑞安人发明的，比手工弹棉快了十几倍……”那时候，我想：“这个叫李毓蒙的，真了不起！”从此，我便有了“李毓蒙情结”。

如今，我们在发黄的书刊里寻找李毓蒙先生的踪迹，我们在别人写他的文字中探寻、徜徉。无数个日夜，我们试图涉入、察明李毓蒙思想观念之河的泉源，试图触摸、感受他内心的悸动、情感的起伏。我们也曾多次拜访他淳朴的亲属和徒子徒孙们，如李琳娣、李安西、李顺海、李剑波、李砚、尤步清、尤佳、王鸿棣、王步康、叶茂钱等等，他们都



亲切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向我们讲述李毓蒙的许多往事。由此，我们接近了一颗杰出的心灵，一个真实的人。

李毓蒙的世界，是如此的广阔，李毓蒙的一生，是一本迷人的大书。他是浙南机械工业的鼻祖，是中国专利权人的先驱，是中国职业教育的拓荒者。由于对国家、对民族的热爱，李毓蒙总想着积贫积弱的国家，该如何走向强大。他认为穷不是放弃教育的借口，于是他从穷困的环境出发，想方设法办学堂。他始终与劳苦大众心连心，一辈子都在为让别人活得更美好而奔走。苦难，造就了他的伟大和辉煌。

诗人臧克家在解放之初曾写了首诗纪念鲁迅，其中有这么几句：“有的人活着/他已经死了/有的人死了/他还活着”，用它来形容李毓蒙倒也颇为贴切。死者活着的证明，可以看他名字挂在人们嘴上的频率。在人们的潜意识里，或许李毓蒙还活着。那是因为他，他发明的弹棉机，结束了浙南世代代靠人力弹棉花的历史；他创办的温州机器制造厂——李毓蒙制造架棉机器厂，开了浙南机械制造工业的先河；他创立的毓蒙工业职业学校，为瑞安、温州乃至全国各地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工业技术人才。探究李毓蒙的教育思想，对当今的职业教育发展，有着深刻的意义。作为光辉榜样，李毓蒙指引后辈走上发明创新、实业报国、办教育人的道路。

李毓蒙的一生，绚烂至极，终归平淡。时代风云变幻，纠结着个人命运的起落，在动荡的年代，他始终坚持把握人性的柔光，对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虽然他也因生不逢时而屡遭劫难，但他从来不曾屈服。为这样的传

主作传，常令我们文思逸飞。我们不是采用史料铺排或大事年表的方式，而是在叙述重大事件的同时，重视个人的日常，重视琐碎的细节，我们努力为李毓蒙先生描绘出一个真正的人的形象、人的心灵。本书的手稿，曾呈李毓蒙先生的女儿李琳娣过目，读者们完全可以相信，传主的所有人生经历，都是真实的。当然，我们在以史实为依据的同时，也借助了一定的艺术手法，我们追求史实与艺术的统一。因此，我们也希望诸君不要把它当作史传来苛求。

这本书能够写成，首先得益于李毓蒙先生。因为，他与艰难困苦不懈搏斗的人生，始终给予我们震撼心灵的激励，他让我们懂得，任何不朽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。这本书能够及时、顺利出版，得助于一切支持、帮助我们的师友们。比如，李砚老师，接受了我的采访，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；吴小淮老师，不厌其烦地为本书多次拍摄插图、整理旧照片；施正勋老师，在成书过程中给予热诚的指导与帮助；陈良和老师，始终关注本书写作进展、遇到的困难并及时地给予援助；陈再伟、胡建国老师，热心地提供了珍贵史料；李新祥先生，随时全力解决每个环节中遇到的难题；汪强、林祝兴、薛爱锐、杨协敏等老师，热情地为我们联络采访对象；李毓蒙徒弟叶茂钱老师，为我们提供了毓蒙职业工校“敦聘”书、项骥手迹，以及李毓蒙先生艰苦创业的一些素材……向所有给予关怀、指导、帮助的师友，表示诚挚的谢忱！向先我们研究李毓蒙的诸位前辈，致以特别的感谢！向西冷印社出版社的编辑们，表达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！向瑞安市东山街道办事处、瑞安市社科联、瑞立集团有限公司、瑞安市东腾机械有限公司、温州岳虹塑料机械有限公司等单位的热忱帮助和经济支持，表示至诚的谢意！向关心这本书的读者朋友们，道一声：同样感谢你们！

尽管我们已经很用心地去写这本书，为之投入了很多的精力，但缺点甚至错误在所难免，望有识之士不吝赐教。

愿先生的精神风骨，能通过本书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，给后来者更多的启迪和力量。

谨以此书，作为一束洁白、素净的鲜花，敬献李毓蒙先生的英灵。

寡妇村展览馆

■施正勋



前月底，应朋友之邀在福建省东山岛游玩。陶醉在海滨沙滩的美景之余，不免发些照片到朋友圈。远在北京的文友王强在微信中留言“应该去看看当地的寡妇村展览馆。这个展览馆的名字挑起强烈的好奇心，于是，循迹前往。

展览馆位于东山县康美镇铜钵村，占地面积1.2万平方米，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，主体为三层楼花园式建筑，是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这是我平生到过的最引发心灵震颤，最催人泪下的地方。

1949年6月，原国民党第一战区第10军军长方先觉纠合淮海战役溃退的残兵败将进驻东山岛，号称“军官团”，同年9月，“军官团”改编为国防第7总队，12月整编为陆军第58师，师长洪伟达。次年3月，驻守金门的国民党第17军军长杨维翰率51师2700多名官兵增防东山。1950年5月10日，国民党从东山败退时，为扩充兵源，在东山岛疯狂抓丁，先后把4792名青壮年强行送往金门、台湾。仅铜钵村就被抓走147名壮丁，其中年少者仅17岁，年长者55岁，已婚者91名。一夜之间，91名青年妇女成了“活寡妇”。遭此浩劫，铜钵村三日不见炊烟。

这就是“寡妇村”的由来。一场人间浩劫，留下了旷世悲剧。世间罕见的感情重创，深深烙进几代人的心灵。

为了纪念这段惨痛历史，促进两岸和平统一，当地建起了“寡妇村”展览馆，于1999年8月7日落成。著名诗人、原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为展览馆题写馆名。

寡妇村真名叫铜钵村，这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村落，承载着台湾与大陆分离的重大不幸，维系着两岸生死相连、荣辱与共的亲情。没有谁能像这些守活寡的妇人般博大宽厚地包容着这一切。这不只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，更不仅是人性的畸变与扭曲，而是对亲人忠贞不渝的负责与期待，是对祖国统一坚定不移的信念。

一件件普通的展物，都在诉说着一段段旷世悲情。

一只金戒指。黄亚孝的丈夫高万来被抓丁去台，临行时，黄亚孝从手上摘下一枚金戒指给丈夫做盘缠。丈夫说那是当年给她的定情物，应留在她身边。丈夫走后，黄亚孝挑起赡老抚幼的重担。一年，儿子得了重病，无钱医治，黄亚孝不得不忍痛卖了戒指，为儿子治病。夫妻有了通信联系后，高万来得知此事，立即找家金行，订制一枚金戒指，并镌上“高万来印”字样，托人捎给黄亚孝，表示他坚贞不渝的爱情。黄亚孝接到丈夫的金戒指，热泪盈眶。乡亲们感叹道：真是黄金有价值无价。

刘大娘的铝碗。刘大娘早年丧夫，含辛茹苦把4个儿子养大成。谁知就在那个晚上，她4个儿子就被抓走3

个。当儿子们被押到海边时，大儿子要她买个碗，在船上喝水用。她赶紧跑到街上买回这只铝碗。可是，当她踉踉跄跄来到海边时，儿子们已被押上兵舰走了……

一双鞋的故事。大抓丁之夜，丈夫谢文在睡梦中惊醒，刚穿上一只鞋就被抓走，妻子林秀真把丈夫留下的另一只鞋珍藏起来，渴盼丈夫回来。不幸丈夫病逝台湾，分搁两岸的鞋，再也难以成双。

黄阿钦的扬琴。黄阿钦一家四兄弟喜爱音乐，弹拉吹打各具所能，劳动之余，逢年过节，兄弟们便聚在一起演奏，其乐融融。抓丁那天晚上，他们正在操琴作乐，为母亲庆寿。三个哥哥被抓走。每当阿钦想起在台的三个哥哥时，就敲打扬琴，借曲思亲。两岸三通后，两个哥哥曾回来探过亲。最后，三个哥哥都客死台湾。

泣血的洞箫。沈木花生于1905年，从小喜弄管弦，丧妻后与独生子沈加添相依为命。当19岁的儿子被列入抓丁名册时，沈木花毅然冒名顶替儿子当壮丁。沈木花在台湾当了三年伙夫，退役后扫马路。一天，他拔出扫把的竹柄，刻成一支洞箫。从此，在孤苦伶仃、四处飘零的日日夜夜，他与洞箫为伴，吹着思乡曲，抒发日益深沉的哀怨，吹着吹着，一滴滴血水竟然从竹箫中流淌出来。1983年8月14日，沈木花老人终于回到故乡与儿孙团聚。带回的这支洞箫，不再泣血，音韵变得欢快悠扬。沈木花老兵于1993年11月在家乡辞世。

林实座哭妻。林实座30岁那年被抓丁去金门，数十年来，日夜思念爱妻，以致双目失明。1998年，他终于回到家乡，不料妻子早已不在人间。他摸到妻子的墓前，哭喊着：“玉花啊！我回来看你了。”

1984年初，台湾老兵黄文克几经辗转，第一个回到故里。他的回归，给封闭的“寡妇村”带来一缕曙光。此后，回乡的人与日俱增。黄文克的回归，引起人们的关注。1986年4月，法国、苏联、日本、秘鲁、德国等11位国际友人专程到“寡妇村”访问他。黄文克对客人说：“那些年，我想家乡，想亲人，都想得要发疯了。”黄文克于1997年在故里去世。

蔡波，笔名“梦痴”，1923年出生于铜陵，1950年被抓丁去台，1994年返乡定居，此前曾十次辗转回乡探亲。在台40余年，望乡情苦，思亲梦痴，作诗词300余首，表达其思念亲人，盼望祖国统一的游子情思。

滔滔海峡水，饱浸相思泪，潇潇海峡风，倾诉家国情。一件件寻常物件，叙述着一桩桩辛酸的往事、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情感历程。

这个独特的展览馆，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盼望统一团圆的永恒企盼与愿景。

难忘故乡的岩头船

■冯西村

我的故乡是飞云江上游金潮港边一个美丽的小山村，因东海潮水涨至此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家乡就有以潮汐时间行驶、来往于瑞安县城的轮船，人们都叫它——岩头船。

上世纪计划经济时期，岩头船名气不小，瑞安境内无人不晓，湖岭山区十二个公社(乡)、一百四十多个村庄的工农业生产资料 and 人民生活必需品，就是通过它被源源不断地从瑞安县城运至岩头，同时，湖岭一带产出的农、林副产品，从岩头运至瑞安县城。当时，岩头船是湖岭一带十几万人民生产、生活的运输线，也是湖岭至瑞安县城的主要交通工具。

我出生于湖岭岩头村(现潮至村)，懵懂记事起，有幸目睹了家乡岩头船的变迁，这也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每当金潮港潮水涨平时，岩头就有一艘小火轮，拉着四五截木船驶向瑞安县城。而从瑞安县城出发的小火轮，也牵引着五六截木船到达岩头，那情景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几声汽笛响起，只见村前嵌在两岸茂密竹林间的金潮港里，忽然冲出一艘小火轮，后边拉着一长溜装满货物的木船，船舷压得低低的，轰隆隆驶来，似巨龙巡游，渐渐由远及近，两岸边上的水位瞬间升高，并

掀起浪花。汽笛声惊起两岸竹林中的飞鸟，倏忽，成群扑扇着翅膀，飞向天空，百啭千声，在船的上空盘旋。木船上，分别载着煤油、砺壳、干水竹、埋酒等。码头上，人声开始喧哗了起来。空中的鸟、水上的船、码头上的人，热闹非凡，成一道靓丽的景观。

我从小就眷恋着故乡的船，坐着故乡的船长大。

母亲曾告诉我：“我们家是在你爷爷这辈从东山搬迁到潮基岩头的，那时东山很苦，缺粮吃不饱，岩头码头地，只要有劳力，就能有饭吃。”故此，我家的亲戚都在东山。

上小学时，母亲总带上我，乘岩头船去舅舅家。印象中，飞云江很宽阔，两岸望不到边，瑞安县城很热闹，也很遥远。每当在南门吃上一碗美味的馄饨时，我就知道离舅舅家不远了。每次到舅舅家，邻居的小孩也喜欢过来与我玩耍，我讨厌他们叫我“山头撞岩儿”。有一次，玩“打纸包”“法人纸”，他们都输给了我，掰手腕他们又输了，此后，就叫我名字了。乘船的舒畅、喧哗的县城、街上的美食，远方的伙伴……这些，都丰富了我那充满好奇心的童年。

“初一、十五两头潮，初三、十八，日昼

平”，这是故乡人的顺口溜。不用去码头，就如船到了没。上初中时，每逢星期天，总是要到村前港边码头上，看看停靠着的船只。尤其是土产公司码头上停靠的船只，船上装满一捆捆干水竹(卫生纸制造原料)，每当搬运工卸货，或背在肩上走动时，在码头和路上总会掉下一些短小的干竹。等他们卸完后，我细心地一点点捡拾了，放畚箕里带回家，把稍长的挑出来。一次次捡，攒多了，就用绳捆扎起来，又生怕被母亲当柴火烧了，藏起来，等着纸山做纸人前来低价收购。也因此，兜兜里常有零钱，逢周六或周日，约上同村同学，一起乘岩头船到瑞安城关，去西山华侨电影院看电影，烧饼、包子、点心没少吃，那时也算奢侈事了。

八十年代初，秋日的一天，我带上行囊，坐上家乡的船，去迎接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。

八十年代末，岩头船走完历史赋予的使命，淡出人们的视线，取而代之的是公路上行驶的各种汽车。

金潮港潮起潮落，故乡的岩头船，曾载着我童年的歌谣，少年的梦想，青年的向往，而今已驶入历史的港湾，不知它泊在哪里，我只能在记忆深处慢慢寻找。

春雨点点落大地
万物生发润和谐

图说
我们的
价值观



浙江义乌 周松竹作

富强民主文明和谐
自由平等公正法治
爱国敬业诚信友善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